

媒介记忆视域下的“户县农民画”发展路径研究

李 瑞 李 健 张荣花

西安培华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记忆板块。“乡土”性,对国家而言,是从农耕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生长起点;对个体而言,则是不断形成并塑造个人主体性与价值观念的土壤。作为乡土文化的“软实力”与陕西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户县农民画作为传承文明的媒介,在产生、发展与延续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特色,成为北方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记忆容器。从入选公益广告,作为宣传标语,到出现了以农民画作品衍生的表情包与宣传短视频,适应了网络的特性与传播规律,更是开创了乡土文化符号传播的新路径。

【关键词】乡土文化; 文化传播; 媒介记忆; 户县农民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2020年度西安培华学院校级科研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媒介记忆视域下的乡土文化传播——以“户县农民画”为例;项目编号:PHKT2068。

1 户县农民画的发展溯源

农民画是中国农村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用于表达宗教理想与生活情感的艺术品。得益于古城西安厚重的历史文明,南接秦岭、北依渭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民风形成户县独特的人文环境。在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浓郁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1 发展萌芽期

20世纪50年代末,农民对于田间地头的无限情愫,以纸张记载、墙头作画的形式成为生活记录的凭证。1956年9月,户县成立了第一个美术领导小组,开展美化黑板报、办专栏、出画报等活动,为“户县农民画”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户县农民画”开始在艺术领域中展露头角。

1.2 蜕变转型期

由于“大跃进”时期的特殊性,户县农民画卷入了“大画壁画,大写标语”的浪潮中,为后期户县农民画持之以恒的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户县农民画的第一批作品在西安美专展出后,在政府重视、美专教师持之以恒的辅导下,户县农民画在1961年作为一个新的画种而诞生,并带动全国第二个农民画高潮。

1.3 多元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后,“户县农民画”不断创新、升华,逐步走出户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农民画乡之一,也被视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1988年,户县位于国家文化部第一批正式命名的57个“中国现代民间画乡”的榜首。使得新时期的户县农民画以新的姿态站在了全国行列。90年代中期至今,户县农民画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化价值而蓬勃发展。

2 乡土文化中的媒介记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经过长期生产生活积淀而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与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种区别于城市文化的类型。”

2.1 乡土文化的特殊性

地缘社会长久形成的风俗、礼仪、建筑等符号,共同融汇成为乡土情感与凝聚力的场域。乡土文化记录着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涵盖了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是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表达。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类型,乡土文化中很多内容虽有共通性,但又独具特色。

2.1.1 乡土文化具有稳定的“亲和力”

黄土地对于中国人而言,素来有着融于骨髓的亲关系。可谓“取资于土地”,“世代定居为常态”。长久以来,依靠农业耕作谋生的集体劳作方式与家族世代群居的生活方式,

仍保有完整原貌。作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纽带,地缘与血缘作为维系家族与宗教的权力与身份象征,亲属、亲子、长幼和尊卑等都是“亲和力”的代表。

2.1.2 乡土文化拥有伦理的“继承性”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血缘关系流动中相应继承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血缘与地缘相互催生出清晰的代际传承使命,从地域实体、固有财产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乡土社会皆完整保留着传统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差序格局,成为成员恪守伦理道德的准绳与标尺,极大区别于现代都市中的业缘社会。

2.2 作为“存储器”的媒介记忆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的诞生,负载着运输与仪式的使命感。个体记忆的容量并不能适配日益更新的变化,而媒介记忆则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契合了这一需求,使人类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得到无限延伸,获得妥善储存。媒介记忆是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2.2.1 媒介记忆具有实体性

物质实体是媒介记忆得以存在的首要因素。媒介具有留存、记载和传递的功能,各项精神文化也通过物质载体继续有效依附与传承。扬·阿斯曼认为,记忆不会只依托于历史文本存在,还存在各种其他媒介中,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等。人类世代生存的空间内,代际更换见证、保存了丰富的建筑记忆、文化记忆、宗族记忆等多方面,通过回顾与挖掘,不断丰富历史厚度。

2.2.2 媒介记忆具有集体性

媒介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活动,媒介是集体互动的桥梁和纽带,也是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哈布瓦赫认为,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媒介记忆使得群体内部交流范围被扩大,关于特定事物的记忆打破隔阂,激活关于历史的记忆与凝聚共同存在的情感。

2.2.3 媒介记忆具有事实性

媒介记忆总是同具体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现实存在感。邵鹏认为,“媒介既是记忆的载体,也是记忆的主体。”作为记忆的载体,媒介必须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忆事实;作为记忆的主体,媒介必须既是记忆的主导者、承担者、呈现者和传播者,又是记忆的守护者、捍卫者和革新者。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文明传承的基础和条件。

2.2.4 媒介记忆具有选择性

受多方面影响,人们难免会有选择地强化或淡化某些事实的记忆,从而造成主观选择、碎片堆砌和内容迷失等方面的现

象。主观选择,是指人类记忆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记忆偏好中对客观事实进行删减,对于美好或恐惧的记忆留存尤其深刻,造成部分记忆出现空白现象。碎片堆砌,是指由于时间久远或其他干扰,使得记忆内容被割裂,造成部分事实的失真。内容迷失,指相类似的事件遭到场景或细节的拼凑,时空秩序与记忆思维得到乱序匹配。

3 媒介记忆中的户县农民画发展

在传统“差序格局”铸就的三秦大地,户县以其独特的人文与风俗,滋养了艺术的土壤。由于技术原因和代际更换,口述史与文字书籍远不能体现历史原貌,媒介的出现,赋予了中介化的存储平台。无论是对过去的书写,抑或是对先进的记录,户县农民画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形态,完整了三秦大地的历史记忆。

3.1 作为身份认同的三秦记忆

户县,史上十三个王朝的京畿之地,深受古都悠久文明的浸润,成就了“画乡”之美名。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在这片文化深厚的艺术沃土上,户县农民画家用生动的色彩和大胆的创作天赋,不断记录着三秦大地的历史变迁,同时,也通过代际传承来制造身份认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内部“平等的社群”(community)。因此,即使古代中国的伦理秩序中,存在不平等和剥削的负面可能严重到了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民族也总是被想象为一个上下融合、消除了阶层区分的同伴关系。”

3.2 作为风俗原貌的文化书写

鄂邑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受到关中平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千百年来积累了醇厚的婚俗嫁娶、殡葬礼数,在“八百里秦川”的广袤地区中,天地、田野、山川、稻谷,乃至村里的一草一木,骡马牛羊,鸡鸭散步,童趣嬉戏等都成为农民画家的笔下鲜活的题材。时代变迁中户县农民画,内容不断更新,构想也逐渐拓展至国家政策与新近风尚的表达,如计划生育,尊老爱幼、社会美德、爱护环境等。不仅丰富了农耕生活,也创造出了雅俗共赏的新的艺术形式。

3.3 作为遗产传承的中介容器

传播学者伊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偏向,纸张作为传播媒介更有利于场域流布。书写内容的承载,弥补了口语传播中无法记录的弊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地域限制,极大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多区域、多群体。此外,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发展,更是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多

面向的选择,无形中促进了农民画技艺的传承与传播,也成为北方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记忆容器。

3.4 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胶片

作为乡土文化的“软实力”与陕西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户县农民画作为传承文明的媒介,在产生、发展与延续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特色。从发行1974特种邮票,入选公益广告,作为宣传标语,甚至载入新媒体史册,出现了以农民画作品为基础而衍生的表情包与短视频,户县农民画不仅适应了社交媒体时代下的网络特性与传播规律,更是开创了乡土文化符号传播的新路径。

4 结语

媒介作为人类探索客观世界的重要连通中介,是传播的以产生的核心关键。而“记忆”作为内容传播过程中承载、形塑社会成员认知与行动的重要呈现容器。乡土文化以其“软实力”的身份标识,也逐渐成为现阶段陕西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议题。“户县农民画”七十年的波澜壮阔,已经成为“三秦大地”民俗与乡土文化中重要组成和特殊语汇。在社交性媒体平台,以农民画作品衍生的表情包成为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对话交流符号,为户县农民画乃至乡土文化成为走向世界提供泛化复制的传播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邵鹏. 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协同互动的新路径[J]. 新闻大学, 2012(05): 12-15.
- [2] 邵鹏. 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D]. 浙江大学, 2014.
- [3] 邵鹏. 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 新闻前哨, 2012(06): 28-31.
- [4] 郭建斌, 程悦. “故事布”与苗语影像: 苗族的媒介记忆及全球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1): 33-38.
- [5] 张莉燕. 媒介记忆文献综述[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03): 108-109.
- [6] 陈瑜. 媒介记忆与乡土档案的影像表达[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03): 106-107.
- [7] 李黎, 李开才, 王涛. 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嬗变与博弈[J]. 新闻前哨, 2020(04): 90-91.